

[珍藏版]

世界精彩 悬念小说选

SHIJIE JINGCAI
XUANNIAN XIAOSHUO XUAN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13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

当当网 卓越网 京东网 腾讯网 | 倾力推荐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珍藏版]

世界精彩 悬念小说选

SHIJIE JINGCAI
XUANNIAN XIAOSHUO XUAN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YZLI08901219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精彩悬念小说选 / (美) 霍克等著; 艾玛选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08-1246-0

I. ①世… II. ①霍… ②艾… III. ①恐怖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6992号

世界精彩悬念小说选(珍藏版)

作 者 (美) 霍克 等著 艾玛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2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246-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远的悬念（代序）

悬念是一种艺术，任何一种文学作品的情节都离不开悬念的支撑；而悬念小说作为以悬念为主要要素的文学体裁，更是依靠悬念魅力的唯一样式。

悬念小说是由侦探推理小说发展而来。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一定非常熟悉侦探小说开山鼻祖埃德加·艾伦·坡的作品，可以说《莫格街谋杀案》的诞生，不仅仅代表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更重要的是，艾伦·坡几乎创造了日后各种推理小说、悬念小说元素的雏形。

在大侦探杜宾出山后的四十六年，一位搅乱世界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横空出世。他的诞生，引领了侦探小说走向成熟。

侦探小说诞生于张扬科技的时代，人类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引领下飞速进步。经济的大发展，使人类逐步走向法治社会，以犯罪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受到了广大读者与日俱增的青睐。侦探小说于是顺应时代的发展，繁衍出推理小说、悬念小说、警察小说、法律小说等变种。

悬念小说源自于推理小说。所不同的是，推理小说注重的是“恐怖与迷雾”，通常的模式是“残酷而血腥的谋杀案+迷雾重重的解谜游戏”；而悬念小说注重的则是“心理悬念”。通常小说中破解错

综复杂案件的过程只是一种载体，更多的是利用情节营造情势悬念。比如小说的主人公正在遭遇谋杀的威胁，对主人公恐惧心理的描写，成为渲染的主要对象，命悬一线的紧张感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角。运用这样的悬念会让小说的氛围更加迷幻、紧张、恐怖，使读者不知不觉深陷情节之中，不能自拔，直到读完方能摆脱。

悬念小说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深入人心，很多都成为了经典。比如法国悬念大师乔治·西姆农的《黄狗》，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的《豺狼的日子》，美国作家康奈尔·伍尔里奇的《黑衣新娘》，以及英国作家弗朗西斯·艾尔斯的《杀机》，等等，都是驰名中外、脍炙人口的名作，并多次被搬上银幕。考虑到读者对悬念小说的热爱，考虑到篇幅有限，本书遴选著名中短篇悬念小说，以飨读者；所选作品均出自大师之手，例如劳伦斯·布洛克、杰夫里·戴弗、哈兰·科本，等等。这些作品的特点在于，短短几千字或万字的篇幅，作家可以把小说人物的心理对峙写到极限，把谋杀前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准确而逼真，像《君子协定》《简单的哲理》都是这类悬念的佳作。《迷离的女尸》看似平淡舒缓，体现的却是智慧和机巧，《斑点带子案》则描写了面临死亡威胁时人极度恐惧的心理。所选 14 篇作品，篇篇都具特色，既有智慧的展现，也是心理悬念描写的典范，更有对仇恨、贪欲的批判。

相信这本小书会给你带来不同的阅读收获。

咖喱

2011 年岁末

于福尔摩斯小屋

目 录

Contents

冰 处 女 /	1
君子协定 /	7
斑点带子案 /	15
模 仿 /	43
列车上的逃犯 /	77
勒 索 /	89
十年罪过 /	109
都市传说之谜 /	123
简单的哲理 /	153
极品戒指 /	165
替 身 /	191
爱情是致命的 /	211
中 间 人 /	227
迷离的女尸 /	245

冰 处 女

(美)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安娜！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他拉我进屋子，拖了把皮椅子放到他桌边。“明晚你一定要来赴宴，我妻子昨天打电话给你时，你声音好怪。”

“除非我突然被逮捕，否则我一定到。”我说，“里恩，我这次来可不是社交性拜访。”

皮椅柔软而舒适，但我无法轻松。我不到三十五岁，双腿修长白皙，黑皮椅衬托出我美丽的头发和金黄色的羊皮外衣。我和男人在一起很少觉得自然，甚至和里恩，我的老朋友，在一起，我仍感到周身发硬。

里恩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微笑着说：“别告诉我你闯了红灯。我在每期警员训练班上课时，标准的训词有一段就是：‘不论阶级，秉公处理，没有特权，但安娜·凯恩除外。’”

“那是将来的事。”我微笑着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历史上唯一拦住家父的车罚款的警员就是你。”

他咯咯一笑：“当时法官总说我那样做是为了出名。”

“难道不是吗？”我取笑他，因为那个插曲使里恩获得了诚实尽责的执法者的美名。我父亲一生从未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为自己搞特权，但到晚年他对一些禁止停车区变得有点傲慢，而初出茅庐的里恩给他开出了罚单。这一切都随时光远去，现在的里恩是本城的

地方检察官，正在办理奥丁的命案。

奥丁是唯一在家乡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真正从一穷二白变成富翁。现在他死了，是被他家的铜拨火棍打死的。

星期三晚上是本城传统的厨子节假日，奥丁太太切兰也放了假，因为她母亲准备为女儿女婿开个晚会庆贺他们结婚十五周年。切兰七点就被接到她母亲那儿去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因为她母亲半身不遂。奥丁则一人在家穿衣打扮，同时处理一些文件。

晚会安排在九点开始。八点半时奥丁家没人接电话，他太太不见奥丁到场，就派司机回去看看。司机发现门开着，奥丁趴在桌上，头部伤得很重。

第二天一名疑犯被捕，但我还是花了两天时间才鼓足勇气来面对里恩。刚进他办公室时我就想转身离开，但我天性中的正直驱使我，使我问他：“里恩，你能肯定你们抓到的人就是杀死奥丁的凶手吗？”

友谊，迷惑，还有官员的谨慎开始在他脸上交替出现。

“里恩，请回答我，我不仅仅是好奇地问问。虽然奥丁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史杰夫也已经被提审，但我从报上和听别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

里恩吐出一口气，官员特有的谨慎开始消失。“好的，安娜，你在报上已经看到够多了，不过我感到史杰夫的处境并不乐观，他似乎是唯一有动机的人。他恨奥丁，又没有不在场的证据。还有，那天下午他还恐吓奥丁，说他要杀奥丁。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解雇。”里恩解释说，“史杰夫说奥丁悔约，他可能也有自己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奥丁成功地利用那个破农场才发家成为本州电子工业巨子，其中还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的事。几个月前在一次商业会议上他认识了史杰夫，认识到史杰夫的潜力，就用给股份的方式诱使他来了。不幸的是，奥丁的允诺都没有写在契约上，空口无凭。他可能不想以

暴力收尾，但他承认当晚酒喝多了。或许他只想说服奥丁让他兑现诺言，或许他听到晚会的事，想趁奥丁和切兰都不在去洗劫一番。”

“你有没有考虑过，凶手可能是真正的窃贼。他在报上的社交栏里看到新闻，以为奥丁家空无一人。而奥丁的出现使他感到意外，在惊慌中他下了手。”

“不可能，门上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保险箱里还有八百多元现金。此外我们发现一杯喝了一半的饮料，还有一杯新倒的，没有碰过，可见是倒给访客的。那一定是他认识的人，而且他不怕那人。”

里恩忽然想起，我曾和奥丁订过婚。因此他又说：“对不起，安娜，我无意说死者的坏话，毕竟那时解除婚约的是你，你一定是看清了他的另一面。”

“他一向自高自大，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他认为我们当面照顾他，却在背后嘲笑他，打中学起，他就想在我们面前显一显。”

“他办到了，不是吗？”里恩说。

“你难道不认为奥丁是个势利小人？”我冷冷地说，“不过我今天来不是来挖灰烬的，我关心的是这位叫史杰夫的人。”

里恩对这话皱了皱眉头。但他接着说：“没人记得六点半以后看见过他，而奥丁遇害的时间是七点半到八点半。史杰夫说他回家睡觉了，可一样没人证明。”

我深吸一口气。“有的，他和我在一起。”我可以感到血液从我脸上流逝，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

里恩显然不大相信。“和你？”

我点点头。“我相信他们会记得我在酒吧里，那天我的厨娘放假，我懒得做饭，就到外面吃。餐厅里人很多，但我注意到史杰夫，当他在七点左右离开时，我跟着他出去，在外面接他上车，以后到午夜，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里恩凝视着我，想把这些话和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和全城

的人都认为我是神圣贞洁的，除了奥丁和高登，我曾和他们订过婚外，从没男人碰过我。我知道里恩正在回忆很久以前在一次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他想在后院里吻我而挨的一耳光，如今我竟亲口说曾干过“这样”的事。

“秋天总是很凄凉，”我小心地用着字眼，“夏末秋初，如果不是高登因车祸死亡的话，我已经和他结婚了。我一直小心谨慎。别那样看我，里恩！我不是冰块，不论大家怎么想，我总是血肉之躯，你能够了解吗？”

“当然。”他不安地说，但我知道他并没有了解。

“史杰夫似乎很可靠，从道听途说中，我了解到关于他和奥丁的争吵，我以为他已经离开这城市了。像你说的，他看来高尚、忠诚。”

“比我认为的更好，”里恩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他必须明白，如果你否认事实的话，没人会相信他。但他可能以为聋房东是个好借口，免得——”

“免得拖冷若冰霜的凯恩小姐下水？”我难过地说。

“安娜，不要自责。”里恩言不由衷地说，“史杰夫在这里只住几个月，他不会了解，凯恩家族在这里代表诚实公正，不论任何代价。”当他讲到代价时，他皱起眉头，露出不悦的神色。我差不多可以看见他不顾一切要保护我的名誉的样子。

“当然，我们要签一份口供。不过你可以简单点，只说你和史杰夫七点离开餐厅，两人在一起，直到……嗯，我们就说，你们从七点到七点半一直在一起，那段时间和凶杀案最有关。我再和皮姆谈谈，让他在言论上缓和一些。这样一来地方上或许会有微词，但不用担心，安娜，在凯恩城，你是受尊敬和爱戴的。有关系的人们会记得高登，他们会原谅你。”

一位速记员记下我的供词，我签了字之后，我问里恩可否见见史杰夫。他不太乐意，但还是派人到看守所把人带来了。

史杰夫小心地进入里恩的办公室，他貌不惊人，但有一张开朗敦厚的脸和充满智慧的蓝眼睛。

“他们说已经有一位证人出面为我作证。”说完，转头看到我，他两眼眯起来说，“凯恩小姐！”

“没关系，”我向他保证，“我已经告诉检察官星期三我接你上车以及我们在一起的事。你自己不亲自说，是你错误的侠义举动。”

史杰夫看我很久，然后转身面向里恩。“你是不是相信我了？”

“坦白说，不相信，”里恩说，“但至少我已向凯恩小姐提过。她已向我说出事实，现在你不用再待在看守所了。”

尽管里恩反对，我还是提议开车送史杰夫去机场。差不多快到机场时，他终于开口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凯恩小姐。我忍不住在想，在你美丽、冰冷的表面下，是什么样的火，那使我希望星期三的晚上真的是和你在一起。而且你也很聪明，检察官可能被你稚气的坦白吓坏了，才悟不到这样你也为自己找到了不在场的证据。你为什么要杀奥丁？”我直视路面，闭口不答。

“当然，你认识奥丁，但并不爱他，”史杰夫沉思，“传闻你和他订过婚，但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为什么现在才杀他，除非——当然，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保险箱开着，你拿走了什么？凯恩小姐，旧情书？或者你以前不遵守交通规则签的供认书。”

“照片，”我把车停在机场大楼旁，说，“五张很清晰的照片，四年前他在我们旅社的房里拍的。

我花了十一年时间才发现奥丁给我点燃的火并未熄灭，只是盖着灰而已。四年前，我们无意中在纽约相遇，我们之间的一切又重新燃起。我们情欲火热，使我别无所求，只要他让我爱他。他小心地使我们的恋情得以保密，和他在一起我完全不知羞耻。有一年多时间，只要他拿起电话，告诉我时间和地点，他都可以如愿，好像我的道德完全麻木了。

然而，渐渐的，我开始对切兰感到内疚，我飞到欧洲，试着控制自己的感情。奥丁让我安静了一个月，然后寄了一张照片到我的旅馆，他在照片背后写道：‘我还有四张类似的照片，那几张更能表现你的迷人之处。记住，如果你一周之内不回来的话，我就把它们登在报上。’我本来可能自己会回来，可收到那封信后，我恨他。

差不多一年，他没有惹我，我以为我获得自由了。但你和他一吵，揭开了他的旧疮疤。你知道，在他心中，我代表镇上的中心人物，那伙人知道他的‘底细’，而且永远不会对他的钱动心，也不会像城外的那些人对他表示尊重。他就把仇恨发泄到我身上。每当有人骂他母亲是不检点的侍女、他父亲是酗酒的农夫时，他就折磨我。你的行为明显地触怒了他，还有你骂他的一些话。

星期三下午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七点半去他那儿。我到时他已经半醉了，他说他不需要切兰了，他要离婚，和我结婚，然后叫我脱光衣服。当我抗拒时，他打我，然后打开保险箱，在我面前展示那些照片。我想抢过来扔进火里，但他又打我，还把照片像扇子一样摊在桌子上，让我忍无可忍。忽然间，拨火棍就在我手中，于是，于是……”

史杰夫拥住我，紧紧地抱住，直到我的全身颤抖停止。他喃喃地说：“我到这儿的第一个星期，就有人指着你告诉我，你在未婚夫死后就没再看男人一眼。知道吗？你差不多是个传奇人物。以后我经常听到凯恩家族的美德——代代是刚正不阿的市长、法官，现在是一位美丽、贞洁的处女，她崇拜家族的荣誉。然而今天你把一切都扔进泥潭中，为的是你荒唐的正义感，不忍心让一位陌生人来替你顶罪。”

“不是陌生人，”我发动车子，同时颤抖地对他微笑，“你和奥丁争吵后就不是了，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他咧嘴笑笑，打开车门犹豫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吻我面颊：“谢谢你，朋友。”

君子协定

(美) 劳伦斯·布洛克

阿切尔·特比佐龙德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卧室。小偷这时正在翻腾床头柜的抽屉，他身材瘦高，穿戴整洁，看上去刚过三十。和这个人相比，特比佐龙德自己倒像个小偷，他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这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抽屉里的物品上的小偷丝毫也没有察觉。但是最后，小偷还是意识到屋里多了一个人，就像林中的小动物感到了身后有食肉猛兽走近自己一样。

小偷的眼光一扫到特比佐龙德，心跳便猛然变快了；等他看清了特比佐龙德手中正握着的亮闪闪的左轮手枪时，心跳更是快上加快了。左轮手枪的枪口对着他，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真见鬼，”小偷说，“我敢起誓这所房子里没有人。我又打电话，又按门铃——”

“我刚到。”特比佐龙德说。

“我老是背运，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啦，星期二下午我把汽车挡板弄坏了，前天晚上又把鱼缸打了，一对稀有的非洲良种热带鱼完了。我都不愿意告诉你我为此花了多少钱。”

“运气确实不好。”特比佐龙德说。

“昨天我收拾黄油酱汁时又咬破了嘴。你有这样的事吗？真倒霉，再一想到自己这么笨手笨脚的，就更生气了。伤口倒是在愈合，可还总不住地咬它鼓出来的那块肉。反正我是这样。”小偷咽了一口

唾沫，出汗的手掌擦了一下大汗淋漓的额头。“接着就轮到了现在。”他说。

“这要比挡泥板和鱼缸更麻烦。”特比佐龙德说。

“我实在搞不清哪个更糟。你说我不来这儿，那干什么好呢？真还不如整个星期都躺在床上呢。我碰巧认得一个专撬保险柜的家伙，他每次行动之前都去拜访占星学家。如果卦中朱庇特的位置不对，他那次就不会出手了。听起来挺荒唐，是吧？但是他已经有八年没戴过手铐了。你听说过有谁干了八年而没被逮捕过吗？”

“我就没被逮捕过。”特比佐龙德说。

“噢，因为你不是偷东西的。”

“我是商人。”

小偷想起了什么，但没说出来。“我要打听到那个占星学家的名字，”他说，“我真想这会儿就找到他。我一离开这儿就去找他。”

“当然。如果你从这儿离开时，”特比佐龙德说，“还活着的话。”

小偷下巴直颤，像极不明显的咀嚼动作。特比佐龙德在笑。在小偷眼里，那令人生畏的左轮手枪的黑洞洞的枪口，似乎正随着特比佐龙德的微笑扩张开来。

“我希望你把那玩意儿指着别处。”他神经紧张地说。

“可我并不想向别的地方射击。”

“你千万不要向我开枪。”

“哦？”

“也没有必要叫警察，”小偷接着说，“实在没必要。我确信咱俩能把事情商量妥的——两个有教养的人达成一项文明的协议。我为人慷慨，身上也还有点钱。对你乐施仁慈的行为，我愿意奉献一点小礼品，不管这礼物是什么吧。总之，根本用不着警察来插手君子之间的私事。”

小偷谨慎地盯着特比佐龙德。这类小小的演说过去一直效果很

好，尤其对有财产的人。眼下，却难以判定成功的几率，或者说这是否成功也弄不清。“无论如何，”他身子有点儿站不稳了，“你肯定不该开枪打我。”

“为什么不该？”

“我想——一个初干此事的人，弄不好会把血溅在地毯上。房间会一塌糊涂，难道不是吗？你夫人会不安的。只要问问她，就会知道开枪打我是一个可怕的主意。”

“她不在家。她还要在外面待大约一个钟头。”

“无论如何你应该考虑她的看法。而且，开枪打我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还不说什么道德不道德。”

“不违法。”特比佐龙德说。

“你说什么？”

“你是个小偷，”特比佐龙德提醒他，“非法侵入我的住宅。你破坏了我家庭财产的完整，侵犯了我私人的神圣权利。你站在我家里，我便能够对你开枪，这给我带来的麻烦，还远不如一次违章停车的后果严重。”

“你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向我射击——”

“现场有照相机拍照吗？”

“没有，但是——”

“你的屁兜里，那个铁玩意儿是什么？”

“是根撬棒。”

“拿出来，”特比佐龙德说，“递过来。果真如此。我见过这类武器。我可以向外界说你用它袭击我，我在自卫中开枪。这就是我对你假设的回答。你死后，即使有再多的理由为自己申辩，恐怕也没人听得到了。你想想，警察会相信谁呢？”

小偷一言不发。特比佐龙德相当满意地笑着，一边把撬棒揣进兜里。撬棒外形美观，分量还不轻。特比佐龙德特别喜欢它。

“为什么你要杀死我？”

“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杀过人，也许我喜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也许我开始喜欢起电影中的屠杀场面，渴望听到真实的枪炮声。有无穷无尽的可能，不是吗？”

“但是——”

“特别是，”特比佐龙德说，“杀掉你很可能对我有利。而现在，你对我就一点用也没有。还是别向我暗示什么乐施仁慈，也别再提其他委婉动听的理由。我不需要你的钱，留着照料你自己吧。我金钱充足——这一点你应该一目了然。如果我人很穷，你也就不会跨进这个门槛了。不过，究竟你有多少钱？几百美元？”

“五百。”小偷说。

“真可怜。”

“我也这么想。家里还有点，不过，你仍旧会说少得可怜，是吧？”

“这一点毫无疑问。”特比佐龙德把枪换到另一只手上。“我说过我是商人，现在不知道如果你活着，是否比死了对我更有用……”

“你是个商人，我是个小偷。”小偷立刻活跃起来。

“是这样。”

“那么，我能替你偷些东西。一幅油画？一个竞争对手贸易上的秘密文件？别看我今晚这副样子，事实上干这种事我非常在行。我倒不想说我能从卢浮宫里偷出《蒙娜丽莎》，但让我干你们每天搞的那种暗中偷偷摸摸的勾当，我肯定很拿手。给我定个任务，让我显示一下我的才能吧。”

“嗯……哼。”特比佐龙德说。

“你说要什么，我肯定偷来。”

“啊……哈。”

“一辆小汽车、一件貂皮大衣、一副钻石手镯、一块波斯地毯、

一本珍贵的初版书、犯罪的证据、十八分半钟的磁带……”

“最后这一项是什么？”

“我开的一个小玩笑，”小偷说，“还有，人家收集的钱币、收集的邮票、精神病病历、唱片、警察局档案……”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我一神经紧张就唠唠叨叨。”

“我注意到了。”

“如果你能举出其他的项目……”

特比佐龙德低头看手里的枪。枪口又对着小偷。

“不，”特比佐龙德说，明显地露出了失望的神情，“不必，恐怕再举出什么项目都没用。”

“为什么没用？”

“首先，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真正需要或我想要的。你能为我偷来一个女人的心吗？简直荒唐。更关键的是，我凭什么就相信你呢？”

“你应该信任我，”小偷说，“我向你保证。”

“我还没说完。我即使相信了你许下的诺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恐怕要到街心花园的小路上去聊聊了。不行，一旦我让你从我的屋里走出去，我的优势就没了。哪怕枪口瞄你瞄得再准，也根本不可能在大街上开枪打你而不受惩罚。这样，恐怕就……”

“不会那样！”

特比佐龙德耸耸肩。“不不，确实如此。”他说，“你有什么用呢？你除了被人干掉，还能干什么呢？除了偷东西你还干点别的吗，先生？”

“我能制造汽车牌照。”

“这也算不上是个有价值的才能。”

“我知道，”小偷悲哀地说，“我常常纳闷政府为什么要费心教会我这样一种毫无用处的活计。没什么人请我做假牌照，而一般的人